

百川學海

續
八

三楚新錄
江南別錄
遼志
金志

| | | | | |
|-----|---|---|---|---|
| 漢書門 | | | | |
| 三 | 一 | 三 | 四 | 五 |
| 一 | 二 | 六 | 五 | |
| 冊 | 架 | 函 | 號 | 類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三七函 | 一 | 三 | 一 |
| | | 四 | 五 |
| 架 | 冊 | 號 | 類 |

乙集

四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3145 | |
| 冊數 | 31(8) | | |
| 函號 | 370 | 38 | |



A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三楚新錄

宋 周羽冲編 張遂辰校閱

馬氏諱殷上蔡人也自云伏波之後唐末罹亂所在
 豪俠競起時殷方處卒伍隨渠帥何氏南侵長沙據
 殷戰頻有功何乃擢為裨將命為邵州刺史殷寬
 厚大度得士歿力何氏卒諸將在外者皆擁兵歸以
 爭其位唯殷素服發喪識者謂之知禮未幾眾軍各
 殺其帥使人迎殷為主初眾軍之迎殷也值夜殷甚
 疑懼欲拒不行將曉忽覩一人黑色而貌甚偉執大



三才新錄
棒、鞠、躬、趨、報、曰、軍、國、內、外、平、安、俄、而、不、見、由、是、屢、以、
爲、嘉、兆、心、始、安、乃、謂、所、親、曰、此、行、未、必、不、爲、福、及、至、
衆、果、奉、之、殷、立、使、人、間、道、上、表、禧、宗、在、蜀、甚、悅、據、其、
表、遣、使、朱、書、御、札、許、自、開、國、立、臺、置、卿、相、分、天、子、之、
半、仗、焉、楊、行、密、據、有、淮、南、聞、其、建、國、遣、舟、師、數、萬、伐、
之、比、至、城、下、殷、登、樓、指、麾、一、鼓、破、之、伏、屍、流、血、湘、水、
爲、赤、自、是、四、方、懾、伏、無、敢、侵、之、嶺、外、廖、光、圖、自、韶、陽、
叛、舉、族、來、奔、部、曲、隨、至、者、數、千、人、殷、以、其、豪、而、衆、多、
將、拒、不、納、或、諫、曰、廖、者、料、也、馬、得、料、必、肥、是、家、國、強、

霸、之、兆、何、爲、拒、之、遂、待、以、禮、因、命、光、圖、爲、永、州、刺、史、
光、圖、具、陳、南、越、可、取、狀、言、甚、激、切、殷、亦、將、開、拓、疆、土、
聞、其、陳、甚、善、因、使、部、將、李、勳、將、數、萬、衆、擊、南、越、未、數、
月、拔、桂、管、十、八、城、劉、襲、懼、而、乞、盟、勳、卽、李、老、虎、勇、壯、
絕、倫、每、一、食、肉、十、數、斤、割、大、臠、而、啖、之、人、號、曰、李、老、
虎、先、是、桂、管、兒、童、每、聚、戲、呼、曰、大、蟲、來、號、呼、而、走、及、
勳、拔、桂、管、論、者、以、爲、應、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入、覲、
武、穆、以、年、老、不、行、命、長、子、希、範、入、朝、希、範、多、辯、善、應、
對、及、至、莊、宗、謂、曰、朕、聞、卿、部、內、有、洞、庭、湖、其、波、無、際、

三楚新錄 一
有之乎對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狩則此湖不足以
飲馬耳莊宗大悅既而曰比聞馬氏之國必爲高郁
所圖今有子如此高郁何能可得耶高郁殷之謀臣
也莊宗將去其爪牙故以是言間之而希範不察及
歸果使人構其罪郁竟棄市識者知其不克霸焉初
希範入覲途經淮上時桑維翰旅遊楚泗間知其來
遽謁之曰僕聞楚之爲國挾天子而令諸侯其勢不
可謂之卑也加以利盡南海而公室大富足下之來
非傾府庫之半則不足以供芻粟之費今僕貧者敢

以萬金爲請惟足下濟之希範輕薄公子覩維翰形
短而腰長語虜而且醜不覺絕倒而笑既而贈與數
百縑維翰大怒拂衣而去及殷薨希範立時維翰已
爲宰相奏削去半仗止稱天策上將軍楚王而已其
卿相臺閣皆罷之然希範性剛愎好以誇大爲事雖
去半仗而軍國制度皆擬乘輿乃大興土功建天策
府中構九龍殿以沉香爲八龍各長百尺抱柱相向
作趨捧勢而已坐其間自謂一龍也凌晨將坐先使
人焚香於龍腹中烟氣鬱然而出若口吐焉近古以

來諸侯王奢僭未有如此之盛也處士戴偃賢而有才嫉其過度自稱元黃子作漁父詩百篇諷之希範聞而不悅遂禁錮士庶無與之交偃竟餓歿下將丁思覲雄傑之士以希範器度不廣乃上書曰今四海分裂中原之地纔十數州而大王克紹先業爲諸侯之長未聞折一馬箠爲天子計愚臣所以爲耻也惟大王思之希範覽而怒削思覲官希範淫而無禮先王妾媵無不烝通又使尼潛搜士庶家女有容色者強娶之前後數百猶有不足之色曰吾聞軒轅御

五百女以昇天吾其庶幾乎未幾歿識者笑之先是高郁數見形將歿又晝見時謂冥報焉異母弟希萼爲永州刺史聞其歿自以當立具舟楫以歸及至長沙衆且立嫡弟希廣矣遽命希萼爲鼎州刺史初牙將張萬敵建議以希萼居長立之則順而記室李臯爭之曰吾聞立嗣以嫡希萼乃婢妾所生安可立乎萬敵退而歎曰惜哉李公禍自此始未幾希萼果自鼎州舉兵叛將襲長沙希廣聞之命將許可瓊拒之可瓊倒戈以降希廣計無所出然素好釋氏乃披緇

三楚新錄
服召僧念佛以禳北城陷不輟其愚昧皆此類也尋
為希萼縊之且命捕李臯有擒至者希萼責之曰吾
雖生於庶孽然託體先君汝何見毀而不吾立邪臯
無以對命壯士鬻而殺之既而希萼淫於酒色多為
不道小門使謝延澤有美貌希萼幸之引入內閣與
妻妾間坐而飲為衆所惡其弟希崇乘釁作亂擒希
萼囚於衡陽既而悔焉遽命舟楫追之約於長沙南
五十里昭澤沉之路經衡山縣豪族廖光圖子仁勇
聞其來與叔凝議曰希萼長而被廢今又見追此必

不免吾屬受先王恩不能為之除禍亂安社稷豈所
謂居水上乎乃率數百人劫而立之號衡山王以衡
山縣為府且使人募兵數日衆及一萬郡縣多起兵
應之希崇懼求救於吳吳命邊鎬將兵來救其實伐
也初童謡云鞭打馬馬急走鎬至希崇知其謀又將
拒焉或以童謡為諫希崇不得已遂降及希萼見鎬
且請之吳於是鎬以禮遣希萼及希崇舉族而行先
是吳欲加兵於楚以鎬多藝使詐為僧以遊長沙弄
鉞行乞未幾亡去故吳以為將而鎬非將才每出師

皆載佛而行、祝以請福、由是三軍解體、及王逵兵至、竟宵遁焉。初、馬氏之強聞海內、諸院公子長幼八百餘人、皆以侈靡爲務、識者多非之。公子之徒聞而且怒、時有國師張氏、給之曰：彼所見非者、恐祚之不永也。以君昆仲之衆、使更而王、亦有八百年之家國、何憂何懼乎？時郊外有鄧翥者、聞而歎曰：文武之道、未嘗介意、而更納虛誕之說、以自安、吾見其死於溝壑有日矣。及邊鎬師至、果驗星散寒餒而卒者過半焉。周氏諱行、逢武陵人也。世業農、嘗犯法、顯德中、馬氏

荒亂、吳命邊鎬將兵伐之、盡有湘中之地。時鎬雖尅勝、然不能安撫民、多怨叛。武陵酋豪王逵、劉咬牙等十數人、乘時舉兵、襲之數日、而有八千之衆。行逢與焉。部衆兼行、遇夜奄至城下、鼓譟斬門而入。時鎬軍驟勝、士卒解甲不復防禦。又昏黑之際、忽聞兵入倉卒、驚駭計無所出、皆束手就戮。遲明、死者十有八九。鎬以單騎遁走。於是逵據其境土、表於朝廷。天子嘉之、就除湖南節度、兼中書令。逵素雄豪、得志之後、不拘小禮、車服制度擬於王者。先是、吳有術士言南楚

之分氣色甚盛將有王氏起焉僞主聞而憂之且問
曰今之節將處南楚者誰爲王姓或對曰有永州刺
史王溫耳僞主疑之遣使拜溫征南將軍賜以印綬
巾帶密於市中置毒使至溫拜命著巾俄頃腦裂而
歿未幾達舉兵襲長沙據之卽其應也時行逢已爲
麾下將衆頗伏其才畧達因命爲副貳行逢雖受命
然終以達非君長才密謀圖之未幾達領兵侵南越
留行逢知留後事行逢因謂所親曰王公必不返然
以後事付吾者所謂以雲雨資蛟龍也及達至桂楊

果爲越兵所破僅以身免竟歿於路行逢果代其位
時軍吏多武陵人咸有戀土之心或說行逢曰富貴
不還鄉如衣錦夜行公起於徒而爲列侯可謂富且
貴矣然無西還意使鄉人父老何以瞻望風采邪行
逢感悟卽日命駕歸武陵以武陵爲西府使人迎其
妻潘潘貌素陋然性剛烈雖行逢已爲侯王待之蔑
如也先是所待皆勸之使詣行逢對曰人心自非聖
賢必多變動以吾老醜雖往公豈以曩時心相向哉
我有歿而已聞者未以爲然及使至果不從命惟躬

率婢僕以耕織自給賦稅亦及時輸納未嘗逋懸行
逢止之而不從曰賦稅官物也豈以已爲主而自免
之哉行逢聞而有漸色時兵革之後郡邑官吏以聚
歛爲務行逢患之潛使人察其姓名一旦除去管內
稍清至於建官設職亦皆慎選有女婿乞補吏行逢
曰吏所以理民也觀汝不堪其事吾當爲汝置鞦韆
數具汝能用之鉏種以養老幼亦是美事何祿之求
竟不補焉時一方翕然號爲英主然多猜忌好發人
陰事故麾下恐其不免多有謀叛而行逢亦能預爲

之備往往未發而誅於是公府凜然入者若履冰雪
先是前進士何景山爲王達記室每輕行逢行逢得
志命景山爲益陽令未幾因事縛而投之江曰汝嘗
佐王達今王達死且爲我告龍王其殘忍皆此類也
故天策學士徐仲雅有清才然性好滑稽國破之後
傷於凍餒行逢素聞其名且以窮困謂必能改節因
召爲節度判官初王達之起兵也欲其得衆苟能應
募皆置司空太保以誘之自是武陵村落塵市豪橫
之輩稱司空太保者無筭及仲雅至行逢問曰自吾

遷鎮西土控雄盛之地四境懼之乎仲雅對曰公管
內滿天太保滿地司空何不懼之行逢不悅未幾大
宴僚吏仲雅在座行逢夷音每呼字多誤仲雅戲曰
不於五月五月剪却舌頭使語音乖錯如此行逢大
怒然仲雅嘗歷事馬氏諸王民信之矣故不敢加誅
後仲雅竟以忤旨去職因退居山寺暇日咏櫻樹曰
葉似新蒲綠身如亂錦纏任君千度剝意氣自衝天
蓋怒行逢而發也有鄧洵美連郡人也登進士第將
歸連上行逢署館驛巡官洵美背偃時謂之鄧馱爲

性迂僻類其形衆不悅之雖處幕府僚而食貧不暇
及同年王溥爲相聞洵美不得志乃爲詩曰綵衣我
已登黃閣白社君猶困故廬自是行逢稍優給之未
幾給事中李昉至昉亦洵美同年也相見話舊不覺
號慟久而忤行逢貶爲易俗場官須臾使人詐爲山
賊突入公署殺之聞者無不痛惜後李昉再奉命祠
南嶽知洵美墳在近爲詩吊之曰今日向君墳畔過
不勝懷抱暗酸辛李觀象爲節度使以行逢嚴酷恐
及禍乃寢紙帳臥紙被行逢信用之凡軍府事無輕

重皆取決焉而觀象性多嫉忌好蔽人之好零陵儒士蔣密能吟咏頗得風騷之旨嘗題桑云綺羅因片葉桃李謾同時爲作者所許觀象聞之佯驚曰此僕詩何蔣密之能爲士林鄙之及行逢疾病命子保權尊師之且謂保權曰麾下將校兇狠難制者除之已盡惟衡州張文表耳吾歿之後此人必叛萬一不可敵當舉族北歸無使骨肉落虎狼之口言訖而逝數月文表果叛舉舟師順流而下以襲長沙時行軍司馬廖簡知留後事方與軍吏聚會有報文表至簡素

輕殊不介意謂軍吏曰黃口小兒到而擒之何憂乎伐鼓飲酒如初是晚文表入城麾軍直至會所簡已醉不能發弓矢惟按膝作氣而已文表親以戈戮之座間遇害者數十人時保權年方十三英爽有膽氣聞叛嘆曰先君可謂知人矣僕雖無能安可使軍國落此賊手乎據命部將楊師璠率萬餘衆討之及師璠將行親出餞送泣對三軍曰先君薨背墳土未乾而兇賊悖逆實保權不孝所致安敢勞於諸君幸以先君之故無忘戮力苟滅此賊於地下足矣各希勉

之吐氣發言義形於色三軍無不感激然保權猶慮其敗且馳表乞師未逾旬師璠大破文表於亭津梟其首餘黨皆戮初文表將叛猶豫未定有從者夜夢文表領上出一龍文表大喜曰此天命也於是舉兵及敗論者以龍神物也而出於領是禍將作神去焉保權以文表已滅命使止師而王師已破江陵逼境矣保權懼召李觀象議之觀象曰夫請師以討文表也今文表已破而師不還豈非朝廷將有事南地乎我國所恃者江陵之在北境耳今江陵已束手不能

自救欲與相拒所謂魚入沸鼎而更鼓腮掉尾其可免乎惟公善自圖之無失子孫萬世利也保權不得已乃出郊迎且請入覲天子聞而悅命以禮遣既至宗族封拜有差初行逢以淫祀爲患管内祠廟非前代有功及民者皆毀折一時有識之士忻然以爲明斷及來年酷信釋氏每歲設大會齋者四破耗國用仍度僧建寺所在不輟因暇復召羣僧於府中講唱而已自執爐焚香以聽凡披緇之士雖三尺童子皆捨地伏拜之雖梁武篤好未之加也故君子知其不

克永世矣

高氏諱季興字貽孫峽州峽石人也東魏司徒昂之後幼好武而有膽氣乾符末所在寇賊競起時梁祖爲帥專征潛有跋扈之志思得義勇者與之同力季興潛察之乃謁梁祖於郊祖見之悅拔爲制勝軍使累從征討以功授宋州圍練使未幾移授荆南兵馬留後及禪代正拜江陵尹兼管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季興以江陵古之重地又當天下多事有割據之志乃大興力役重築城壘執畚者十數萬人皆將校賓友負土助焉郭外五十里墳冢皆令發掘取磚以甃之及土工畢陰慘之夜皆聞鬼哭鬼火數起累月方定論者以爲幽、鬼、不安、故、也、時諸侯爭霸急於用人進士梁震登第後薄遊江陵季興請爲掌書記震性抗直臨事敢言時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王入覲季興奉詔將行震諫曰朝廷自反正後有吞併諸侯心我繕甲自守猶恐不保况敢拋棄軍國千里入覲哉今之諸侯爲梁朝舊人者惟公耳安知朝廷不以讐敵相待耶幸望圖之無使懷王之患復見於今日也

季興曰吾已決矣多言奚爲及至莊宗果欲留之及歸值夜將吏出迎郊外季興握震手曰不聽君言幾葬虎口初季興方對莊宗謂之曰今天下負固不服者惟吳蜀耳朕欲先有事於蜀而蜀地險阻尤難江南纔隔荆南一水朕欲先之卿以爲何如季興對曰臣聞蜀國地富民饒獲之可建大利江南國貧地狹民少得之恐無益臣願陛下釋吳先蜀時莊宗意亦欲伐蜀及聞季興之言大悅未踰年聞莊宗伐蜀季興私自喜曰此吾以計給之彼乃信而用耳未幾遣

使冊季興爲南平王季興謂震曰此恐吾與蜀連衡故也及蜀破書至季興方食落筋而嘆曰此吾失計也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梁震曰大王勿憂今蜀雖破未必爲福未幾莊宗宴駕果再亂一如震言初季興嘗從梁祖出征引軍旦發至逆旅未曉有一嫗秉燭開門而迎其禮甚謹季興頗疑而問之嫗對曰妾適夢神人推門呼曰宜速起有王者來及起開門而君子至豈非所謂王者邪所以不敢褻慢耳季興大悅洎季興卒從誨立震獨不悅謂所親曰先王平

生與吾相見弟兄之不若也今日安能屈節北面復事其子邪遂求解職退處郊外灌園鬻蔬爲業稱處士每以事召至府則倒跨黃牛直造廳事前呼從誨不以官闕止稱郎君而已從誨以其先王舊人不忍殺之有李載仁者唐之後也避亂於江陵季興署觀察推官載仁自負文學常爲季興見知每從容接待不爲少禮然爲性迂緩一日將赴從誨召方上馬無何部曲相毆載仁怒命急於厨中取飯并猪肉令相毆者對食之仍戒曰如敢再犯必當於猪肉中加之以酥鬪者無不笑之及從誨嗣立有孫光憲者本成都人也旅遊江陵方圖進取從誨辟爲掌書記自是賤奏書檄皆出其右載仁充位而已由是載仁遂與光憲有隙光憲猶能避之故論者多光憲光憲每患兵戈之際書籍不備遇發使諸道未嘗不厚與金帛購求焉於是三年間收書及數萬卷然自負文學常怏怏不得志又常慕史氏之作自恨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力每謂交親曰安知獲麟之筆反爲倚馬之用因吟劉禹錫詩曰一生不得文章力百日空爲飽

煖家有梁延嗣者景陵人唐天成中將兵守復州監利季興之入覲也莊宗欲殺之既而逃歸益懷怨憤遂以兵攻取復之監利玉沙二縣延嗣兵敗爲季興所獲至從誨既立擢爲大校遂承制授歸州刺史未幾又遷復州團練使仍掌親軍延嗣諱健兒士卒之語每聚談有犯者往往交遊變爲仇讐光憲與延嗣年甲相亞居嘗自謂筋力不衰一日赴毬場上馬左右扶持者甚衆延嗣且在後笑曰孰謂大卿年老而彌壯觀其上馬輕捷良由扶持者爾光憲乃回顧曰

非因衆扶蓋是老健延嗣不勝怒論者少之有王惠範者平江軍節度保義之子美風儀好讀書初保義之奔荆南也季興以爲行軍司馬未幾生惠範及長以門蔭爲文學累遷觀察推官從誨立以女妻之欲使自幕府事掌內外軍政惠範爲人閒談不羈聞之不悅入告從誨辭之自是以從誨爲不知已至軍國之事皆不參預但以金帛購求古書圖畫日以披翫爲志焉建隆三年武安軍節度周行逢薨子保權立衡州刺史張文表不服舉兵反保權告急朝廷乞師

爲援朝廷遣宣徽使李處耘領兵萬餘救之李以路由江陵慮繼冲不測遣使諭之曰比者王師救應東道之主誠在足下然利在急速故不淹留但假一鄉道使於城外經過幸矣繼冲將許之猶豫未決有大校李景威者素勇悍越次白繼冲曰兵尚權變城外之說實不可信以臣觀之彼實欲乘釁伐我耳况今精兵數萬訓練備矣景威雖不才願盡以相付不顧命爲大王拒之繼冲曰事未可知爾勿憂也及王師至果如景威之言繼冲大懼不得已乃出郊迎旦詣

李公乞上表入朝李公以聞天子大悅遣使就除繼冲徐州節度使便道赴任蓋孫光憲之謀也景威以不用已謀扼喉而歿繼冲傷之先是荆南尚使鼂器皆高其足而公私競置用之謂之高足碗至大軍一臨舉族東遷高足之識一朝應之蓋由天命信矣哉

江南別錄

宋 陳彭年撰 徐仁毓校閱

義祖徐氏諱溫烈祖之養父也剛毅寡言罕與人交
衆中凜然可畏目爲徐噉吳武王時淮南勁兵數萬
號黑雲長劔義祖爲其裨將累以功遷右職與張顥
同爲衙內列校吳武王疾亟召左右謀後事判官周
隱曰王之子未必能控禦諸將劉威長者必不負人
可授以軍政使待諸子長也吳武王不荅顥與義祖
曰王親犯矢石而創基業安可使外人爲王儻楊氏

無兒有女亦可况未至此吳武王曰爾能如是吾歿
且瞑目矣武王卒子渥嗣立是爲景王景王所爲不
道居父喪中掘地爲室以作音樂夜燃燭擊球燭大
者不圍一燭之費數萬或單馬出遊從者不知所詣
奔走道路義祖與顥承間泣諫景王怒曰爾謂我不
中何不殺我自爲顥對曰某曾受先王恩安敢與此
心又景王親吏皆恃勢凌顥等鎬不平遂有爲亂之
意景王晨興視事顥擁百餘人持長刀直進景王驚
曰爾等果殺我耶顥曰非敢殺王殺王之左右不忠
良者殺數十人而止諸將非其黨者相次被誅月餘
殺景王聲言暴卒立其母弟隆演是爲宣王初顥與
義祖約弑渥而以其地臣於梁至是顥欲背約自立
嚴可求沮之乃止顥既得志又欲害義祖義祖用嚴
可求鍾泰章謀誅顥自爲淮南行軍司馬專軍政時
藩郡守將皆武王勲舊謂爲所制心不能服宣州李
遇謂人曰吾始不記有此人今日何忽乃爾遇不自
安遂反及敗良賤百口皆歿自是諸將屏氣矣李德
誠爲潤州秉燭夜出揚州遙見謂有變立命親兵千

餘人渡江比明德誠盥漱兵已入城除德誠爲江州
德誠惶怖卽路帷幙皆不及取至江州懼禍未已令
了繼勲來謁義祖見之歎曰有子如此非爲惡人也
以女妻繼勲移德誠於信州後數歲義祖出鎮建康
以親子知訓代知淮南軍政知訓驕暴不奉法與宣
王泛舟濁河酒酣宣王先起隨以彈丸擊之李德誠
有女樂數十人遣使求之德誠報曰此等皆有所主
又且年長不足以接貴人俟求少妙者進之知訓對
德誠使者曰吾殺德誠并其妻取之亦易耳初學兵

於朱瑾瑾悉心教之後與瑾有隙夜遣壯士殺瑾瑾
手刃數人埋於舍後瑾出鎮泗州往辭知訓知訓約
至瑾家爲別及至瑾令妻出見知訓方拜瑾以笏擊
踏斬其首入謁宣王曰爲國去賊爲民去害在今日
矣時強兵皆在建鄴宣王恐事不濟以衣障面曰此
事阿舅自爲勿累於我退走入內宣王出於朱氏故
舅呼瑾瑾怒曰妾子不足與語誤我大事遂自殺烈
祖自京口入代知訓掌政自是中外寧謐時楊氏猶
以東南道都統吳王承制行事義祖權柄雖重而名

數猶卑遂請建國改號自爲都統封齊王未幾隆演卒弟溥是爲讓皇三年莊宗克梁遣使來告義祖曰沙陀自稱中興來者必詔命逆告之曰若敵國之書乃可餘則不奉命時果齎詔來使者盤桓果具驛書上聞莊宗初平大敵意務懷柔遂用敵國之禮書曰唐皇帝謹命書與吳國主吳遣司農卿盧蘋北聘李德誠自信州來朝賜宴至夕而罷是夜宣王殂宮中以德誠進毒幽於殿內德誠親吏走告義祖以朝使不至慮有他變引親吏百餘人夜渡江斬關而入

明日釋德誠立讓皇溥宣王之弟也義祖雖總大兵而身在外朝政皆遙稟烈祖居中任事徐玠數勸義祖除烈祖以次子知詢代之義祖亦知烈祖終爲已害而烈祖勤於侍養又自幼畜之故不忍陳夫人於烈祖鍾愛尤切常曰我家貧賤時養此兒今日富貴負之非人理也知詢又死知詢尚少因以大政委焉及聞玠之謀深以爲不宜烈祖亦不自安求爲江西義祖令知詢入覲明日詔下以知詢爲相其夕宋齊丘與術士劉通微同宿聞鼓聲通微曰事必中變且

有大喪書至而義祖殂義祖晚有氣疾歲中數發發則困躓將殂之夕氣暴作醫者進藥無効而絕知詢自淮南奔喪翌日起爲副都統威權同義祖而知詢暗懦待諸弟不厚徐玠知其終敗輸誠於烈祖知詢內爲諸弟所構外爲徐玠所賣而不知也意以已控強兵居重地烈祖雖管大政而無兵士制之甚易義祖喪將終遣使請烈祖至金陵烈祖上十餘表而讓皇不允頃之知詢入朝烈祖疏其罪以讓皇之命黜爲左統軍盡奪其兵知詢面數烈祖曰先王之喪兄

爲人子而不親臨喪反罪我耶烈祖曰聞爾懸劍待我我亦不憚獨迫於君命不得往耳爾爲人臣而畜乘輿物非反而何知誨者知詢之弟娶吳功臣呂師造之女非正嫡所出知誨常切齒因醉刺殺後頻見呂氏爲祟請僧誦經亦見之僧爲陳因果呂曰吾不解此志在報寃知詢之敗知誨有力焉烈祖德之以爲江西至鎮歲餘不見呂氏心中甚喜有家人自淮南歸於江心遇綵舟有婦人乃呂氏也招家人曰爲我謝相公善自愛我今他適矣又以綉履遺之曰恐

相公不信謂爾詐此殯時物用以爲信家人至江西以履進知誨熟視之未畢呂氏已在側曰爾謂我的不來也少時知誨卒知詢代之遇其喪於中途撫棺而哭曰弟用心如此吾亦不怨但何以見先王於地下聞者傷之烈祖受吳禪追上義祖尊號徐氏諸子封拜與李氏同而知誨之後特盛子景遼景遊皆出入宮禁預樞密專掌浮圖修造之任當時言蠹政者以二人爲首

烈祖諱昇唐之宗室也舊名知誥少孤爲烈祖所養有相者謂義祖曰君相至貴且有貴子然非君家所生又夢爲人引臨大水中黃龍數十令義祖捉之義祖獲一龍而寤明旦乃得烈祖烈祖奉義祖以孝聞嘗從義祖征伐有不如意杖而逐之及歸拜迎門外義祖驚曰爾在此邪烈祖泣曰爲人子者舍父母何適父怒而歸母子之常也義祖由是益憐惜長善書計性嚴明不可以非理犯累爲樓船指揮使宋齊丘者父爲江西鍾傳副使父卒羈旅淮南欲上書于謁而無紙墨行歎道中有娼婦遇之問曰少年子何不

樂如此齊丘以情告召歸置食贈錢數千因曰郎時
至此不遣郎有所闕也齊丘感之及貴納爲正室騎
將姚洞天薦於烈祖烈祖奇其才與爲布衣交動靜
皆與之謀後烈祖除昇州刺史辟齊丘爲判官義祖
出鎮建鄴改烈祖爲潤州烈祖意求宣州聞命不樂
宋齊丘曰今三郎政亂敗在朝夕京口去淮南隔一
水若有變必先知之是天贊也三郎知訓也未幾果
有朱瑾之事烈祖輕舟渡江鎮定內外以待義祖之
至義祖以已子旣弗克負荷用烈祖猶愈於他人因
留輔政先是知訓待烈祖甚悖每呼爲乞子與諸弟
夜飲遣召烈祖烈祖不至知訓怒曰不喫酒喫劍乎
餘皆類此及敗知訓宅中有土室封閉甚固烈祖請
義祖開視其中絹圖義祖之形而身荷五木烈祖及
諸弟執縛如就刑之狀已被袞冕南面視朝義祖唾
曰狗死遲矣烈祖因疏其罪惡事怒遂少解死者猶
數家烈祖得政以愛民節用爲本甚得當時之譽吳
宣王卽尊位烈祖當相而勳舊有未登三事者烈祖
不欲自尊大乃以左僕射參政事時諸國交兵江淮

爲強盛烈祖增修法度人獲又安識者歸心焉義祖
殂知詢以罪廢大政由已矣數歲出鎮建鄴封齊王
制度如義祖以長子景通居中輔政宋齊丘王謨皆
爲相孫誠自中原來奔與語大奇之引居門下徐知
詢卒李建勳來歸幙府遂與大將周宗等進禪代之
議受禪之日白雀見於庭江西楊化爲李信州李生
連理詔還李姓國號唐立高祖已下七廟尊吳王爲
讓皇信州李德誠廬州周本皆楊氏舊老上言吳王
已遜位宜依晉魏故事降封王公出居別邸烈祖曰
曹馬之事非朕志也固請不已乃徙讓皇於丹徒遷
諸楊於秦州初吳武王諱行密謂杏爲甜梅及是復
呼爲杏故老有泣下者烈祖日於勤政殿視政有言
事者雖徒隸必引見善揣物情人不能隱千里之外
如在目前詔立齊王景爲皇太子王表願寢此禮三
表許之以大元帥總百揆信王景遷先娶德誠之女
中興後有司以同宗姓請離之制曰南平王國之元
老婚不可離信王妃可以南平爲氏南平德誠所封
也景遷母种氏晚歲尤承恩寵宋后罕得接見烈祖

幸齊王宮遇其親理樂器大怒切責數日种氏承間言景遷之才可代爲嗣烈祖作色曰國家大計女子何預立嫁之烈祖殂宋后欲甘心數四賴元宗保全之烈祖服大丹藥發而殂大漸嚙元宗指見血曰比方有事不可忽也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以宋后監國翰林學士李夷鄴曰此非先旨必姦人所爲大行常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爲亡國之計若遂宣行吾對百寮裂之必矣遂寢元宗卽位謂夷鄴曰疾風勁草卿之謂也元宗諱璟烈祖長子也初名景幼爲義祖所器常曰諸孫中此子特貴虔州刺史鍾章恃功放恣烈祖欲繩其罪義祖曰昔無章吾已歿於鑄手汝曹安所託乎今日富貴章之力也背之豈人理乃令以章女配元宗義祖初見歎曰非此兒不敵此女卽光穆皇后也元宗起家尚書郎吳讓皇稱之曰朕諸子皆不及也烈祖出鎮建鄴以元宗居中輔政甚得時譽烈祖卽位爲大元帥總百揆烈祖殂遜于諸弟詞旨堅固中書令徐玠以充冕衣之曰大行陛下以

神器之重昇陛下陛下固守小節非所以尊先旨承
孝道也乃嗣位改元保大太常博士韓熙載上疏曰
踰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何以訓人時制書已
行遂不改詔立皇弟景遂爲皇太弟馮延巳自元帥
掌書記爲翰林學士承旨延魯自水部員外郎爲中
書舍人延魯急於趨進欲以功名圖重位乃興建州
之役延巳曰士以文行飾身忠信事上何用行險以
要祿延魯曰兄自能如此弟不能惜惜待循至宰相
也始王氏政亂閩人聞我師之至皆伐木開道壺漿
奉迎旣下建州軍無節制大掠數日民不堪其苦思
效順者解體矣陳覺爲招討使矯制進圍福州表言
朝夕可尅元宗以爲實令王崇文爲統帥馮延魯亦
往諸將爭功自相違貳崇文不能制會錢唐以兵數
千來救我師不戰而潰詔鎖覺及延魯赴建鄴旣至
尋赦其罪始馬殷據湖南并桂管之地馬希範卒弟
希廣立庶兄希萼自永州赴喪判官李恒臯知欲爲
變未至以爲朗州節度歲餘舉兵殺希廣代其位少
弟希崇又廢希萼自立幽希萼送衡州將殺之大姓

唐偃與叔匪疑以部曲數百人劫希萼於道奉爲衡
山王以伐希崇數日有衆萬人希崇遣使求救於我
元宗命袁州刺史邊鎬督兵赴援其實襲之也時長
沙童謠曰鞭打馬馬須走兵至希崇希萼皆降餘郡
相次歸附乘亂取廣南桂管之地朗州劉言亦自爲
刺史命將軍李建期屯益陽以圖朗州將軍張巒屯
零陵以圖桂州鎬以偏兵不百日而下一國四方聞
之以爲神鎬性輕信自朗州至者皆陳言之忠順鎬
不爲備歲餘朗州土豪王逵襲殺建期進逼長沙奉

言爲主言不能制鎬棄城遁歸諸郡皆沒唯巒全軍
而迴周師南伐進逼壽州劉彥貞督兵北征戰敗於
正陽歿於陣淮上方用兵錢唐乘虛圍我常州命將
軍柴克宏往救常州有隋將陳仁杲祠克宏將戰夜
夢仁杲曰吾遣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錢唐
之陣我師繼之乃大破之斬首萬餘遂解常州之圍
以克宏爲江州節度使冊仁杲帝號謚武烈右僕射
孫晟使周給事中王崇質爲玠晟至汴京謂崇質曰
吾觀事勢不生還矣君家百口當別爲謀乃白世宗

遣崇質歸計事會鍾謨李德明亦至世宗又遣德明
至建鄴盛陳世宗威德請割地求和宋齊丘深惡德
明使崇質異其言乃以賣國誅德明世宗召晟責之
因曰諸將圍壽州久未尅汝能降之朕赦汝罪晟至
城下見劉仁瞻遙呼曰君受國家旌旄臣節不可墮
也且援兵至世宗大怒追至汴京斬之晟臨刑神色
不變南望再拜曰死不負陛下矣旣而泗州降北諸
軍繼敗乃遣陳覺奉表割江北之地求成世宗許之
遂去尊號稱國主用周正朔大弟景遂固請歸藩立

長子冀爲太子時丹徒得古銘曰天子冀州人衆以
冀應之未幾冀卒識者謂冀州趙地也陳覺乘間言
社稷禍在朝暮請陛下宴居宮中國政盡付宋齊丘
以紓喪亂元宗以戎事未寧隱忍不發鍾謨自汴京
歸理德明之怨乃言人臣窺國理不可容遂誅覺幽
齊丘於青陽尋亦卒謚醜謬謨使回爲禮部侍郎任
用權傾中外與信州刺史張巒有舊巒入爲天德軍
使每詣謨第常屏人獨語中夜乃止給事中唐鎬密
言恐有他變宜先圖之會太子冀葬謨固請赦巒以

江南別錄
所部兵馬爲京城巡徼元宗乃下詔數謨侵官之罪
貶於饒州縊歿亦黜爲宣州副使元宗殂於南都
南都豫章也太子卽位於建鄴梓宮至日南都羣臣
表請殯於別宮後主下詔不許哭甚哀切乃殯於萬
壽殿元宗神彩精粹辭旨清暢湖南使至歸與親友
言曰爾識東朝官家南嶽真君不如也

後主諱煜字重光元宗弟五子也幼而好古爲文有
漢魏風母兄冀爲太子性嚴忌後主獨以典籍自娛
未嘗干預時政冀卒立爲太子元宗幸南都後主監

國於建鄴臨事明允甚得時譽元宗崩哀毀過禮卽
位立妃周氏爲后句容尉張以上書言爲理之要詞
甚激切後主手詔慰諭徵爲監察御史周后疾後主
朝夕臨視藥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逾月及殂哀
毀骨立柱然後起立后妹爲后王者婚禮歷代少有
詔中書舍人徐鉉知制誥潘佑與禮官參議互有矛
楯議久不決後令文安郡公徐遊評其是非時佑方
寵用遊希旨奏佑爲長月餘遊病疽鉉戲謂人曰周
孔亦能爲崇乎佑旣居親密欲盡去舊人獨當國政

後主亦惡之俄以本官專知國史佑彌不樂乃非詆
公卿與戶部侍郎李平親狎上表言左右皆姦邪不
誅爲亂在卽後主手書敦諭七表不止因請休官遠
去李平初與朱元自北來元已叛去平深厚難測後
主慮其同構大姦乃暴其罪而誅之後謂左右曰吾
誅佑平思之踰月不決蓋不獲已也烈祖初立庶事
草創未有貢舉至元宗始議興置時韓熙載徐鉉兄
弟爲當代文宗繼以潘佑張洎以才名顯後主尤好
儒學故江左三十年文物有貞元元和之風元宗稱

臣於周惟去尊號用周正朔其諸制度猶未全改後
主卽位始衣紫袍王師屯漢陽鄂州楊守中以聞人
心大恟乃下制貶損臺省名號並皆改易王皆降封
公遣長弟從善入貢因留質後主天性友愛自從善
不還歲時宴會皆罷惟作登高賦以見意曰原有鴿
兮相從飛嗟我季兮不來歸天朝使中書舍人盧多
遜來聘南伐之謀兆於此矣後主微知之遣使願受
封策太祖不許甲戌歲夏梁迥來聘從容謂後主曰
今冬有柴燎之禮國主當來助祭後主唯唯不荅秋

初中書舍人李穆齋詔來曰朕以仲冬有事於園丘
思與卿同閱犧牲後主辭以疾時大兵已在荆湖惟
候穆之反命後主既不赴召遂決進取九月舟師自
大江直趨池州中外奪氣樊若水父保大未爲漢陽
縣令父卒家池州累舉進士不第至汴京上書太祖
謂之有才術累遷資善大夫平南之策多所參預時
雖得池州及姑熟餘郡皆未奉命糧道艱阻若水請
於采石繫橋以利輸輓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黃
花水及天兵至水皆退小識者知天命焉錢唐悉兵
來圍常州主將禹萬誠固守大將金誠禮劫萬誠以
降而天兵已屯於建鄴城南十餘里錢唐又進圍潤
州兵初興議者以京口要害當得良將侍衛廂虞候
劉澄舊事藩邸後主尤親任之乃擢爲潤州留後臨
行謂曰卿本未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此非卿不
可勉副孤心澄泣涕奉別歸家盡輦金玉以往謂人
曰此皆前後所賜今國家有難當散此以圖勲業後
主聞之益喜及錢唐兵初至營構未成左右請出兵
掩之時澄已懷向背堅曰兵出勝則可不勝則立爲

江表別錄 卷之五
虜矣救至然後圖戰後主又命盧絳爲援絳至錢唐
兵少退絳方入城圍又合矣固守累月自相猜忌初
絳怒一裨將將議殺之未決澄私謂曰盧公怒爾爾
不生矣裨將泣涕請命澄因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
免死且富貴因諭以降事令先出導意裨將曰奈緣
某家在都城何澄曰事急矣當且爲身謀我家百口
亦不暇顧矣是夜裨將赴城而出明日澄徧召將卒
告曰澄守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爲生計諸君
以爲何如將卒皆發聲大哭澄懼有變亦泣曰澄受

恩固深於諸君且有父母在都城寧不知忠孝乎但
力不能抗耳於是率將吏開門請降建鄴初圍後主
遣使徵上江兵入援以建昌軍制置使朱贇爲統將
時勝兵數萬屯於湖口不進後主累促之至皖口方
交戰船爲天兵所圍贇自救之被執餘兵皆潰建鄴
受圍經歲城中斗米十千死者相籍惟持此救自潤
州降後不聞外信出降者相繼或云贇已敗死後主
猶謂不實城陷後主欲自殺左右泣涕固諫得止元
宗後主皆妙於筆札好求古迹宮中圖藉萬卷鍾王

墨跡尤多。城將陷，謂所幸寶儀黃氏曰：「此皆吾寶惜城若不守，爾可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黃氏皆焚。時乙亥歲十一月也。後主至汴京，二歲，殂。南人聞之，巷哭。設齋後主初卽位，中使趙希操自建鄴奉使江西，夜宿姑熟，中宵忽聞二人相語曰：「君自金陵來，新王何以爲理？」曰：「吾聞新王以仁孝爲理。」又曰：「如是則明王也。」久之，又聞一人曰：「然則水木之歲當至汴梁，希操心喜。以後主終得中原，果以乙亥歲國除。入天朝後，主妙於音律，樂曲有念家山，親演其聲，爲念家山破識者，知其不祥。至甲戌歲，有衛兵秦福自毀其鞋，跣足升正殿御座，論者以鞋者履也，履與李同音。李氏將敗，此殿爲秦人所得也。秦趙古同姓焉。後主酷好著述，雜說百篇，行於代時，人以為可繼典論。江南大臣至中朝，名最顯著者徐鉉，字鼎臣，與弟鍇同有大名於江左方之士。衡士龍焉，錯字楚金，先城陷而卒，著書甚多，謚爲文後主。文集錯爲之序，新說又鉉爲序。鉉著質論十餘篇，後主宸筆冠篇，儒者榮之。

別錄終

遼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志

元 葉隆禮撰 翁立環校閱

本末

契丹之始也中國簡冊有所不載遠夷草昧復無書
可考其年代不可得而詳也本其風物地有二水曰
地也里没里復名陶狼思没里者是其一也其源出
自中京西馬孟山東北流華言所謂土河是也曰梟
羅箇没里復名女古没里者又其一也源出饒州西
南平地松林直東流華言所謂橫河是也至木葉山

遼志

合流爲一。古昔相傳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而下，復有一婦人乘小車駕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於木葉山。顧合流之水與爲夫婦，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號八部。一曰祖皆利部，二曰乙室語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顛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某解部，八曰奚盟部。立遺像於木葉山，後人祭之，必刑白馬、殺灰牛，用其始來之物也。後有一主號曰廼呵，此主特一髑髏，在穹廬中覆之以氊，人不得見。國有大事則殺白馬、灰牛以祭，始變人形出視，事已卽入穹廬，復爲髑髏。因國人竊視之，失其所在，復有一主號曰喞呵，戴野猪頭，披野猪皮，居穹廬中。有事則出，退復隱入穹廬如故。後因其妻竊其豬皮，遂失其夫，莫知所如。次復又一主畫里昏呵，惟養羊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焉。次日復有二十口如之，是三主者皆有能治國之名，餘無足稱焉。異矣哉！氊中枯骨化形治事，戴豬首服豕皮，罔測所終，當其隱入穹廬之時，不知其孰爲之主也。孰爲之副貳也。荒唐惟誕，訛以傳訛，遂爲口實，其詳亦不可得而詰也。

自時厥後牛馬死損詞訟龐淹復遭風雨雪霜之害
中遂衰微八部大人後復稍整兵三年一會於各部
內選雄勇有謀畧者立之爲主舊主退位列以爲常
至阿保機爲衆所立後併七部而滅之契丹始立其
國大原興自阿保機至耶律德光而浸盛遭五季之
哀天未厭亂石晉胎釁產禍諸華毒痛四海飛揚跋
扈貪殘僭擬中國帝王名數盡盜有之冠履倒植薰
蕕共染干戈之慘極矣迨宋真宗屈已和戎不復以
一矢相加含容覆護百有餘年聖興道三主以來天
誘其衷革心慕義貪婪歲幣顧惜盟好銷鋒寢柝號
稱無事南北皆不知兵各保首領以沒茲非以德懷
遠之明效與祖宗列聖之德可謂至哉若遼之威服
諸夷奄有全燕何其強也天祚昏孱女真啓心深入
一呼土崩瓦裂何其弱也且兵者不祥之器也天道
好還盛極而微理固然也故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
焉悲夫今撫舊聞哀其本末雖未能考其異而訂其
同要之大畧其不相遠後之英主忠臣志欲溯今洄
古可以爲鑒矣

族姓原始

契丹都部族本無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至阿保機變家爲國之後始以王族號爲橫帳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世里者上京東二百里地名也復賜后族姓曰蕭氏番法王族惟與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與諸部族之人通婚或諸部族私相婚嫁不拘此限故北番惟耶律蕭氏二姓也

國土風俗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唐所謂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不相統制好爲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爲不旺但以其屍置于山樹上經三年後方取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時面陽食我若射獵時使我多得豕鹿其無禮頑囂於諸夷最甚其風俗與奚靺鞨頗同至阿保機稍并服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又教之以隸書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稱皇帝

漢時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部酋爲王雄所殺衆遂逃橫水之南黃龍之北至元魏自號曰契丹在唐開元大寶間使朝獻者無慮二十故事以范陽節度爲押奚契丹使至唐末契丹始盛

併今部落

初契丹有八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統八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或其部有災疾而畜養衰耗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元約如此不敢爭及阿保機乃曰中國之王無代主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國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共責謂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乃別自立一部以爲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是也有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

曰我有鹽鐵之利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其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俟其酒酣伏兵發盡殺諸部大人復併爲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

兵馬制度

晉末契丹主部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騎人皆精甲兵也爲其爪牙國母述律氏部下謂之屬棚有衆二萬是先戎主阿保機牙將半已老矣每南來時量分借五千騎述律氏常留數百兵爲部落根

本其諸大會領太子偉王永康南北王子趙麻答五押等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人皆私甲也別族則有奚霫勝兵亦千餘人少馬多又有渤海會領大舍利高模漢兵步騎萬餘人並髡髮左衽竊爲契丹之飾復有近界韃靼于厥里室韋女真党項亦被脅屬每部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以陁陌幽州管内鴈門以北千餘軍州部落兵合三五萬餘衆此是石晉割賂契丹之地番漢諸族其數可見矣每契丹南侵其衆不啻十萬國主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

東行一槩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游變百十里內外相覘邏謂之欄子馬戎主吹角爲號衆則頓舍環遶穹廬以近及遠折木稍屈之爲弓子輔不設槍營塹柵之備每行軍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布便來行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敵師卽競乘之所以新羈戰馬蹄有餘力其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隨冒夜舉火上風曳柴積餉自齎退敗無耻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

建官制度

賤他姓貴耶律蕭氏二姓其官有契丹樞密院及行官都總管司謂之北面以其在牙帳之北以主番事又有漢人樞密院中書省行官都總管司謂之南面以其在牙帳之南以主漢事其陽隱宗正寺也夷离畢參知政事也林牙翰林學士也夷离中刺史也內外官多做中國者其下佐吏則有敝史本古思奴古都奴古徒奴古分領兵馬則有統軍侍衛控鶴司南王北王奚王府王帳分提失哥東西都省太師兵又

有國舅幹轄膳遙輦裳袞諸司南北皮室二十部族
節度頗必里九克漢人渤海女真五節制五治火帥
一百六百九百家矣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
籍爲兵時舉兵必殺灰牛白馬祠天地及木葉山神
鑄金魚符調發兵馬其從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
所舍有遠探欄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每其立衆所
得人戶馬牛金帛及其下所獻牲口或犯罪沒入者
別爲行官領之建州縣置官屬旣死則設大穹廬鑄
金爲像朔望節辰忌日輒致祭築臺高丈餘以盆焚
食謂之燒飯

宮室制度

十宮各有門戶出兵馬阿保機曰洪義宮德光曰永
興宮元欲曰積慶宮述律曰延昌宮明記曰章斂宮
突欲曰長寧宮燕燕曰崇德宮隆緒曰興聖宮隆慶
曰敦睦宮隆運曰文忠宮王府又有四樓在上京者
曰西樓木葉山曰南樓謂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
凡受冊積柴升其上大會番夷其下巴乃燔柴告天
而漢人不得預有譚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

鼓將盡歌於帳前號曰聒帳每謁木葉山郎射柳枝
譚子唱番歌前導彈胡琴和之已事而罷

衣冠制度

國母與番官胡服國主與漢官卽漢服番官戴氍冠
上以金華爲飾或以珠玉翠毛蓋漢魏時遼人步搖
冠之遺像也額後重金花織成夾帶中貯髮一總服
紫窄冠帶以黃紅色條裹革爲之用金玉水晶碧石
綴飾又有冠如紗帽無簷不撤雙馬額前綴金花上
結紫帶末綴朱或紫皂幅巾紫窄袍束帶丈夫或綠

中單綠花窄袍中單多紅綠色貴者被貂裘以紫黑
色爲貴青色爲次又有銀鼠尤潔白賤者被貂毛羊
鼠沙狐裘弓以皮爲弦箭削楝爲筈韞勒輕快便於
馳走以貂鼠或鶩頂鴨頭爲捍腰宋真宗景德中太
常博士王曙戶部員外郎中維往賀國主生辰還言
國主見漢使疆服衣冠纔已卽帳中雜番騎出郊射
獵矣

漁獵時候

每歲正月上旬出行射獵凡六十日然後並撻魯河

鑿冰釣魚水畔卽縱鷹鷂以捕鷺鴈夏居炭山或上
京避暑七月上旬復入射鹿夜半令獵人吹角做鹿
鳴鹿旣集而射之宋真宗時遣使往賀生辰還言始
至長泊泊多野鷺鴨國主射獵領帳下騎擊扁鼓達
泊鷺鷺鴨飛起乃縱海東青擊之或親射焉國主皆
佩金玉錐號殺鷺宰鴨錐初獲卽拔毛插之以鼓爲
坐遂縱飲酒醉以此爲樂又好以銅及石爲槌以擊
兔每秋則衣氊裘呼鹿射之夏月以布爲氊帳籍毯
圍碁雙陸或深澗洗鷹

試士科制

太祖龍興朔漠之區控惚干戈未有科目數世後承
平日久始有開闢制限以三歲有鄉村省三試之設
鄉中曰鄉薦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時有秀才未
願赴者州縣必報刷遺之程文分兩科曰詩賦曰經
義魁各名分焉三歲一試進士貢院以二寸紙書及
第者姓名給之號喜帖明日舉按而出作樂及門擊
鼓十二面以法雷震殿試臨期取旨又將第一人特
贈一官授奉直大夫翰林應制奉文字第二人第三

人止授從事郎餘並授從事郎聖宗時止以詞賦法律取士詞賦爲正科法律爲雜科若夫任子之令不論文武並奏蔭亦有員數

歲時雜記

正旦

正月一日國主以糯米飯白羊髓相和爲團如拳大於逐帳內各散四十九箇候五更三點國主等各於本帳內牕中擲米團在帳外如得雙數當夜動番樂飲宴如得隻數更不作樂便令師巫十二人外邊遶帳撼鈴執箭唱叫於帳內諸火爐內爆鹽并燒地拍鼠謂之驚鬼崇帳人第七日方出乃解禳之法北呼此謂之姦担離漢人譯云姦是丁担離是口

立春

立春日婦人進新春書以黃繒爲幟刻龍像銜之或爲蝦蟇

人日

人日京都人食煎餅於庭中俗云薰天未知何所從出也

中和

二月一日大族姓蕭者並請耶律姓者於本家筵席此節爲瞻里時漢人譯云瞻里是諱時是時

上巳

三月三日國人以木雕爲兔分兩朋走馬射之先中者勝其負朋下馬跪奉勝朋人酒勝朋於馬上接盃飲之北呼此節爲淘裏化漢人譯云淘裏是兔化是射

佛誕日

四月八日京府及諸州縣各用木雕悉達太子一尊城上昇行放僧尼道士庶民行城一日爲樂

端午

五月五日午時採艾葉與綿相和絮衣七事國主著之番漢臣僚各賜艾衣三事國主及臣僚飲宴渤海厨子進艾糕各點大黃湯下北呼此時爲討賽離又以雜絲或綠結合歡索纏于臂膊婦人進長命縷宛轉皆爲人象帶之

朝節

夏至日婦人進扇及脂粉囊謂之朝節

三伏

六月十八日大族耶律姓並請蕭姓者亦名瞻里

中元

七月十三日夜國主離行宮向西三十里卓帳先于彼處造酒食至十四日一應隨從諸軍並隨部落動番樂設宴至暮國主却歸行宮謂之迎節十五日動漢樂大宴十六日早却往西方令隨行軍兵人大喊聲謂之迎節此節爲賽離拾漢人譯云賽離是月

拾是好是月好也

中秋

八月八日國主殺白犬於寢帳前七步埋其頭露其嘴後七日移寢帳於埋狗頭上北呼此節爲担褐孀漢人譯云担褐是狗孀是頭

重九

九月九日國主打團斗射虎少者輸重九一筵席射罷於地高處卓帳與番漢臣登高飲菊花酒出兔肝切以生鹿舌拌食之北呼此節爲必里遲離漢人譯

之云九月九日也。又有茱萸研酒灑門戶間辟惡亦
有入鹽少許而飲之者。又云男摘二九粒女摘一九
粒以酒喫者大能辟惡也。

小春

十月內五京進紙造小衣甲并鎗刀器械各一萬幅
十五日一時進塚國主與押番臣密望木葉山奠酒
拜用番字書狀一紙同焚燒奏木葉山神云寄庫北
呼此時爲戴辨。漢人譯云戴是燒辨是甲。

冬至

冬至日國人殺白馬白羊白鴈各取其生血和酒國
主北望拜黑山奠祭山神言契丹死寇爲黑山神所
管又彼人傳云凡死人悉屬此山神所管富民亦然
契丹黑山如中國之岱嶽云北人死寇皆歸此山每
歲五京進人馬紙甲各萬餘事祭山而焚之其禮甚
嚴非祭不敢近山。

臘月

臘月國主帶月戎裝應番漢臣諸司使已上並戎裝
五更三點坐朝動樂飲酒罷各等第賜御甲羊馬北

呼此節爲杪離時。漢人譯云杪離是戰。時是時。是戰時也。

詔盜

五月十三日放國人作賊三日如盜及十貫以上依法行遣北呼爲鶻里時。漢人譯云鶻里是偷。時是時也。

行軍

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灸灸破便出行不破即不出。

午日

契丹出軍每遇午日起程如不用兵亦須望西大喊三聲行之。彼言午是北朝大王之日。

旋風

契丹人見旋風合眼用鞭望空打四十九下口中道坤不刻七聲。

舍利

契丹國內富豪民要裹頭巾者納牛駝十頭馬百疋并給契丹名目謂之舍利。

跪拜

凡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著地以手動為節數止於三四彼言捏骨地者即跪也

長白山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內禽獸皆白人不敢入恐穢其間以致蛇虺之害黑水發源于此舊云粟末河太宗破晉改為混同江其俗剝木為舟長可八尺形如梭子曰梭船上施一槳止以捕魚至渡車則方舟或三舟

澤蒲

西樓有蒲瀕水叢生一葉如桡長不盈尋丈用以作箭不矯作而堅左氏所謂董澤之蒲是也

回鶻豆

回鶻豆高二尺許直幹有葉無旁枝角長二寸每角止兩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黃味如粟

螃蟹

渤海螃蟹紅色大如碗螯大而厚其脆如中國蟹巖舉鮑魚之屬皆有之

唐所謂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卽今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爲混同江深二十丈餘狹處可六七十步濶者至百步居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北者謂之生女真亦臣服於契丹後有酋豪受宣命爲首領號太師契丹自賓州混同江北八十里建寨以守又云契丹乘唐衰併吞諸蕃三十六女真在其中契丹恐女真爲患誘豪右數千家處之遼陽之南而著籍焉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通謂之合蘇歟自咸州東北分界入宮口主東沫江中間所居之女真咸隸兵馬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霸抵凌而野居者謂之黃頭女真又居東沫江之北寧州江之東地方千餘里人戶十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止是族帳散居山谷間自推豪傑爲會長小者千戶大者數千戶蓋七十二部落之一也僻處契丹東北隅臣屬一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兄弟相傳週而復始或又云其初酋長本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女真妻之以女生二子其長卽胡來也其自此傳三人以至阿

骨打以其國產金及有金水源故稱爲大金

初興風土

女真在契丹東北隅地饒裕山林田宜麻穀土產人參蜜蠟北珠生金細布松實白附子禽有鷹鷂海東青之類獸多牛馬麋鹿野狗白兔青鼠貂鼠其人勇悍好詐貪婪殘忍善騎射喜耕種好魚獵每見野獸之蹤躡而求之能得其潛藏之所又以樺皮爲角吹作啣啣之聲呼麋鹿而射之其居多依山谷聯木爲柵或覆以板與梓皮如墻壁亦以木爲之冬極寒屋

纔高數尺獨開東南一扉扉旣掩復以草綢繆塞之穿土爲床熅火其下而寢食起居其上厚毛爲衣非入室不撒衣衣屨稍薄則墮指裂膚雖盛夏如中華初冬俗勇悍喜戰鬪耐饑渴苦辛騎上下崖壁如飛濟江河不用舟楫浮馬而渡其樂惟鼓笛其歌惟鷓鴣曲第高下長短如鷓鴣聲而已其疾病無醫藥尚巫覡病者殺猪狗以禳之或用車載病者入深山大谷以避之其親友死則以刀割額血淚交下謂之送血淚死者埋之而無棺槨貴者生焚所寵奴婢所乘

鞍馬以殉之其祭祀飲食之物盡焚之謂之燒飯其道路無旅店行者息於民家主人初則拒之拒之不去方具飯食而納之其市無錢以物博易無工匠其舍屋車帳徃徃自能爲之其禮則拱手退身爲喏跪左膝蹲右膝拱手搖肘爲拜其節序元旦則拜日相慶重午則射柳祭天稅賦無常隨用度多寡而歛之與契丹言語不通而無文字賦歛科發射箭爲號事急者三射之多以牛驢負物遇雨則張牛革以禦之緩則射獵急則戰鬪宗室皆謂之郎君事無大小皆

屬焉

男女冠服

金俗好衣白櫛髮垂肩與契丹異垂金鑲留顛後髮繫以色絲富人用珠金飾婦人辮髮盤髻亦無冠自滅遼侵宋漸有文飾婦人或裹逍遙或裹頭巾隨其所好至于衣服尚如舊俗土產無桑蠶惟多織布貴賤以布之麤細爲別又以化外不毛之地非皮不可禦寒所以無貧富皆服之富人春夏多以紵絲錦衲爲衫裳亦間用細皮布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或羔

皮或作紵絲紬絹貧者春夏並用爲衫裳秋冬亦衣
牛馬猪羊猫犬魚蛇之皮或獐鹿麋皮爲袴爲衫爲
襪皆以皮至婦人衣曰大襖子不領如男子道服裳
曰錦裙裙去左右各闕二尺許以鐵條爲圈裏以繡
帛上以單裙襲之

婚姻

金人舊俗多指腹爲婚姻旣長雖貴賤殊隔亦不可
渝婿納幣皆先期拜門戚屬偕行以酒饌往少者十
餘車多者至十倍飲客佳酒則以金銀器貯之其次
以瓦器列於前以百數賓退則分餉焉先以烏金銀
杯酌飲貧者以木酒三行進大軟指小軟指如中國
寒具以進蜜糕人各一盤曰茶食宴罷富者瀹建茗
留上客數人啜之或以麤者煎乳酪婦家無大小皆
坐炕上婿黨羅拜其下謂之男下女禮畢婿牽馬而
匹少者十匹陳其前婦翁選子姓之別馬者視之好
則留不好則退留者不過十二三或皆不中選雖婿
所乘亦以充數大抵以留馬少爲耻女家亦視其數
而厚薄之一馬則報衣一襲婿皆親迎旣成婿留于

婦家執僕隸役雖行酒進食皆躬親之三年然後以婦歸則婦氏用奴婢數十戶牛馬數十羣每羣九牴一牡以資遣之夫謂妻爲蔭蔭妻謂夫爲愛根一云婚嫁富者以牛馬爲幣貧者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婦工容色以伸求侶之意聽者有求娶欲納之卽攜而歸後復方補其禮偕來女家以告父母父死則妻其母兄死則妻其嫂叔伯死則姪亦如之無論貴賤人有數妻

飲食

飲食甚鄙陋以豆爲漿又嗜半生米飯漬以生狗血及蒜之屬和而食之嗜酒好殺釀糜爲酒醉則縛之俟其醒不爾殺人

阜隸

阜隸出身與蔭人等甚以爲重如州郡都吏出職並補將仕郎授錄事判官司徒司判寺丞至儒林亦蔭子部吏缺人令州縣擇人貢之十年無公私過補昭信校尉授下縣令或錄事漸爾亦可至知州同州

浮圖

金志 六
浮圖之教雖貴戚望族多舍男女爲僧尼惟禪多而律少在京曰國師師府曰僧錄僧正列郡曰都綱縣曰維那披剃威儀與南宋等所賜號曰大師曰大德並賜紫所謂國師在京之老尊宿也威儀如王者國主有時而拜服真紅袈裟升堂問話講經與南朝等僧錄僧正師府僧職也皆擇其道行高者限三年爲一任任滿則又別擇人張官府設人從僧尼有訟者皆理而決遣之並服紫袈裟都綱則列郡僧職也亦以三年爲任有師號者賜紫無者如常僧服維那縣僧職也僧尼有訟者笞以下決遣之杖以上者並申解僧錄都綱司

道教

金國崇重道教與釋教同自奄有中州之後燕南燕北皆有之所設道職于師府置司正曰道錄副曰道正擇其法籙精專者授之以三年爲任任滿則別擇其人其後熙宗又置道階凡六等有侍宸授經之類諸大貴人奉一齋施動獲千緡道教之傳有自來矣

科條

金國之法極嚴殺人剽劫者梃其腦而致之死藉其家爲奴婢親戚欲得者以牛馬財物贖之其贓以十分爲率六歸主四沒官罪輕者決柳條罪重者贖以物貸命則割耳鼻以誌之其獄掘地數丈置囚于其中罪無輕重悉笞背州縣官各許專決當其有國之初刑法並依遼制常刑之外又有一物曰沙袋以革爲囊實以沙石繫于杖頭人有罪者持以決其背大率似春杖之屬惟數多焉自熙宗立始加損益首除沙袋之制至皇統間又下學士院令討論條例頒行

天下月之曰皇統新制近千餘條海陵熙宗立又去春杖以其近人心故也斬刑者與上古之制一也處死者免決重杖止令紿紿絞也流者不流犯人家屬徒者非謂杖春代徒實拘役也徒止五年五年以上卽死罪也徒五年則決杖二百四年百八十三年百六十二年百四十一年百二十杖無大小止以荆決臀實數也拘役之處逐州有之曰都作院所徒之人或使之磨甲或使之土工無所不可腳腕以鐵爲鐐鑱鎖之罪輕者用一罪重者二之朝縱暮收年限

滿日則逐便不得依舊爲百姓刑法與舊不相遠惟僧尼犯姦者強盜不論得財與不得財者並處死強姦者罪死則與古法異

赦宥

金國以赦宥最爲大事或改元或生子或冊封或遷都或災異並皆肆赦罪無減等一例放之每赦必有恩內外小大文武百官並與覃遷一資熙宗臨季年一歲兩赦海陵立常謂赦宥非國家常典若惠姦宄則賊良民詔告天下自今以往更不議赦不兩年躬自蹈之其後復有改正隆赦迨世宗立纔數年間已降三赦然洪忠宣松漠記聞云北朝惜赦無郊霈余銜命十五年才見兩赦一爲舍都姑叛一爲皇子生豈是時天會年間惜赦而此後不惜赦耶

屯田

屯田之制本出上古金國行之比上古之制尤簡廢齊國後慮中州有懷王三戶之意始置屯田軍非止女真契丹亦有之自本部族徙居中土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給賜官田使自播種以克口食春秋量給

衣服若遇出軍之始月給錢米米不過十斗錢不過數千老幼在家依舊耕耨亦無不足之歎今屯田去處大名府山東河北兩關諸路皆有之約一百三十餘千戶每千戶止三四百人所居止處皆不在州縣築寨處村落間千戶百戶雖設官府亦在其內

田獵

金國酷喜田獵昔會寧四時皆獵海陵遷燕以都城外皆民田三時無地可獵候冬月一出必踰月后妃親王近臣皆附焉每獵則以隨駕軍密布四圍名曰圍場待狐兔猪獐麋鹿散走于圍中國主必先射之或以鷹隼擊之次及親王近臣出圍者許諸餘人捕之飲隨處而進或以親王近臣共食遇夜或宿於州縣或宿於郊野無定海陵以其子光漢年十二獲獐取而告太廟熙宗尤甚有三事令臣下不諫曰作樂曰飯僧曰圍場其重田獵如此

兵制

金國凡用師征伐上自大元帥中自萬戶下至百戶飲酒會食略不間列與父子兄弟等所以上下情通

無閉塞之患國有大事通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畢卽漫滅之不聞人聲軍將行大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卽爲特將任其事暨師還戰勝又大會問有功者隨功高下多少支賞舉以示衆薄則增之

旗幟

金國以水德王用師行征旗皆尚黑雖五色皆具必以黑爲主尋常車出入止用一日旗與后同乘則加月旗二相間而陳或數百隊或千餘隊日旗卽以紅

綃爲日刺於黃旗上月旗卽以素帛爲月刺於紅旗上近御則又有日月大繡旗二如大禮祫享冊封一循古制旗無大小皆循焉然五方五星五獸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神鳳外又有五星聯珠一日月合璧一象二天王二海馬二鷹隼二太白三近御又張一大旗其制極廣錯綜神物以猛士執之旁有數十人護之各施大繩以備風勢名之曰蓋天

車轍

后妃並用殿車其車如五花樓之狀上以錦繡青氊

爲蓋四圍以簾秋冬亦用氈並用金飾緣柱廊月板
護泥皆飾以金玉或四輪或兩輪並朱車之四角后
用金鳳妃用金孔雀如一品二品車之四角夫人並
用銀螭頭

國主繖或紅或黃無定以金龍爲頂蓋后用金鳳太
子用金龍妃紫繖用孔雀一品青繖用銀浮圖二品
三品用紅浮圖四品五品青浮圖

服色

論服色各以官品如五品官便可服五品服如武臣
至四品皆腰橫金若文臣則加魚不待錫賜而皆許
自服焉

國主視朝服纈紗撲頭窄袖赭袍玉帶黃滿領如選
祭祀冊封告廟則加袞冕法服平居閒暇阜巾雜服
與士庶無別

金志終

金志



